

战国风云争霸天下舍我其谁
荡气回肠千生万死爱恨维之

华月传

贰

蒋胜男 著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文艺出版社

半月传

貳

蒋胜男 著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卅月传 贰 / 蒋胜男著.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5.8

ISBN 978-7-5339-4245-8

I. ①卅… II. ①蒋…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 143109 号

选题策划 郑 重 柳明晔 夏 烈
责任编辑 王晶琳
封面题字 任 平
封面绘图 陈柏言
装帧设计 嫁衣工舍
责任校对 许红梅 陈 玲
责任印制 朱毅平

卅月传 贰

蒋胜男 著

出版 浙江文艺出版社

网址 www.zjwycbs.cn

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印刷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制版 浙江新华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开本 700 毫米×980 毫米 1/16

字数 274 千字

印张 17.25

插页 1

版次 2015 年 8 月第 1 版 201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39-4245-8

定价 32.8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单位调换)



前言

新华网西安6月13日电:2009年6月13日,秦兵马俑一号坑第三次考古发掘如期进行。这是其沉寂二十多年后迎来的第三次考古发掘。秦兵马俑一号坑是一个东西向的长方形坑,长230米,宽62米,坑东西两端有长廊,南北两侧各有一边廊,中间为九条东西向过洞,过洞之间以夯土墙间隔,估计一号坑内埋有约6000个真人真马大小的陶俑。

此前,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秦俑考古队在1978年到1984年间,对兵马俑一号坑进行了正式发掘,出土陶俑1087件。其后,考古队于1985年对一号坑展开了第二次考古发掘,但是限于当时技术设备不完善等原因,发掘工作只进行了一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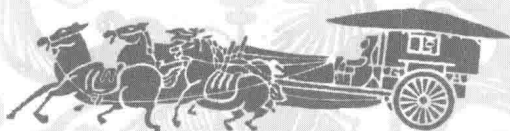
据资料显示,1974年兵马俑出土不久,因其军阵庞大,考古专家推断:“秦俑坑当为秦始皇陵建筑的一部分。”此后,各家就以此为定论。

但是不久之后,学界就有人提出异议,认为这种先入为主的印象并不准确,而秦俑真正的主人,更有可能是秦始皇的高祖母,史称宣太后的芈氏。芈氏是秦惠文王的姬妾,当时封号为“八子”,所以又被称为“芈八子”。

后来,在出土的秦俑中发现了一个奇异的字,刚开始学界认为是个粗体的“脾”字,后来的研究证明,另外半边实为“芈”字古写,所以这个字实则两个字,即“芈月”。据学界猜测,这很可能即芈八子的名字。

半月传
贰
目录

01



第二十九章	第二十八章	第二十七章	第二十六章	第二十五章	第二十四章	第二十三章	第二十二章	第二十一章	第二十章
秦关道	公主嫁	大朝日	王后玺	流言起	魏女恨	郑袖计	张仪舌	秦王谋	思君子
128	104	091	078	065	051	040	029	013	002

半月传 目录

02



第三十章 上庸城

140

第三十一章 生死劫

155

第三十二章 义渠王

166

第三十三章 狼之子

177

第三十四章 大婚仪

192

第三十五章 新婚日

205

第三十六章 魏夫人

216

第三十七章 铜符节

230

第三十八章 不素餐

242

第三十九章 谋士策

258

第二卷



蒹葭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



第二十章 思君子

楚宫。

高唐台。

春日雨后。

江南多雨。春天，尤其是一场春雨前后，就是两种不同的花季。

九公主半月走过回廊，但处处落红，前些天新开的桃花被雨水打落了不少。她正暗自嗟叹，走到一处拐角，却又见一枝新杏雨后催发，微露花尖，更是喜人，不由得停下来，轻轻嗅了嗅花香。

正闭目享受这春日气息之时，却听得有人在到她身后，幽幽道：“九妹妹好生自在。”半月回头，见是七公主半茵。

半茵这些日子心事重重，半妹婚事在即，各国使臣前来求亲，而她已经摆明是作为媵女陪嫁的人选，可是她自幼自负异常，又岂能够甘心接受这种命运？且又见近日半妹与半月过往甚密，每日共用朝食，又思及那日她跳祭舞大出风头，还得了楚王槐许多赏赐，这份嫉恨发酵到自己也无法忍住，当下假笑道：“九妹妹这一身好生鲜艳，莫不是……”说到一半，故意掩口笑了笑，意有所指地说，“……小妮子当真春心动矣？”

半月看着半茵，脑子里却似跑马，她有时候觉得半茵真是很奇怪，似乎只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图谋什么争什么全都写在脸上，却还扬扬得意，当自

己手段高超，而完全看不到别人看她如同做戏。可有时候，她又会忽然有神来之思。便如半月对黄歌的心意，半姝完全不解，倒是她会一言中的。

半月心念如电转，脸上表情都不曾变，只笑吟吟地带着一丝小妹妹的顽皮道：“茵姊这话，我却不懂。谁的春心动了？莫不是茵姊自己？”

半茵冷笑一声道：“明人不说暗话。”说着指了指半姝的方向，冷笑道，“她若是知道你心底想的人是谁，可要小心后果了。”

半月淡淡一笑，这话若是早了几日说，她还有些顾忌，此时已知半姝心事，听半茵这等带威胁的话语，不免可笑。她拈了一枝杏花，转头笑盈盈地道：“茵姊，你休要以己度人。姝姊是何等人，你知我知，你说她会不会听你信口开河呢？”

半茵没想到半月竟不受此言威胁，心中又疑惑起来，她定定地看着半月，想说什么，最终还是没敢说，只得冷哼一声，转头就走。她走了几步，又觉得自己方才弱了气势，越想越气，待要回头找半月，却又不好意思，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她满腔不忿，出了高唐台，又忽然想到一事，便径直转身，去云梦台上寻郑袖去了。

郑袖此时正在梳妆，见半茵来了，也不以为意，只慢条斯理地在脸上调弄着脂粉。半茵在一边等了许久，终于等得不耐烦起来，便道：“夫人，我今日寻你有事。”

郑袖早知她的来意，轻叹一声，叫侍从出去，才悠悠道：“七公主，过于焦躁，可不是后宫处事之道。”

半茵冷笑，“夫人自说过助我，可不要后悔。”

郑袖心中冷笑，若不是因为眼见南后病重，她要图谋王后之位，这才刻意笼络半茵母女以做工具，否则她才懒得理会这愚蠢的丫头。当下只懒洋洋地道：“我自不会后悔。你又怎么了？”

半茵便抱怨道：“夫人答应得好，只是不见动静。如今八妹妹只与那贱人要好，偏将我闪在一边。我若再不思行动，岂不是连立的地方也没有了？”

郑袖轻笑一声，点着她道：“你啊，你啊，你如今还不知道自己当用心何处吗？你与这小丫头争什么闲气？如今有一桩大喜之事就要来了。”

半茵一惊，反问：“何事？”

郑袖掩袖轻笑，道：“你可知，秦王派使臣来，欲求娶八公主为继后？”

半茵一怔，尚还未想明白此节，只问：“那又如何？”

郑袖笑吟吟地招手道：“附耳过来……”

半茵有些不解，但只得听了郑袖之言上前，却听得郑袖在耳边说了她的主意，当下就吓得魂飞魄散，浑身发抖，“这，这，如何可行？”

郑袖不耐烦地白了她一眼，道：“如何不行？”

半茵犹豫，“此事若被威后得知……”

郑袖冷笑，“世间事，便是拼将性命，博一个前途。你既要安稳，又想虎口夺食，如何有这样便宜的事？你存了这样的心思，即便不去做，她又岂能容得下你？做与不做，又有何区别？”见半茵还在犹豫，郑袖转过脸来又安抚道，“便是被她所知，那时节事情已经做完，她也回天无术，自然还得好好地安抚于你，圆了你的心愿。你且细想，此事便被人所知，你又有何损失？还不是照样为媵？若是成了，你更可风光出嫁。何去何从，你自作决断。”

半茵犹豫半晌，还是下定了决心，道：“好，我便听夫人的，夫人也勿要负我。”

郑袖微微一笑，也不再说什么，心中却暗忖如今正是关键时刻，若南后死时，楚威后为了女儿的事焦头烂额，她便能够轻轻松松地哄着楚王槐遂了她的心愿。至于这其中的几个公主命运如何，又与她何关？只是脸上却是一脸的好意，重新将半茵哄得高高兴兴转了心情，这才将她送出门去。

半茵走出云梦台，心中天人交战，实是不能平息，足足犹豫了好几日，这才下定了决心。这日便取了令符出宫，在车上更了男装，直到列国使臣所居的馆舍之外，走下马车，看着上面的招牌，犹豫半晌，咬咬牙走了进去。

馆舍之中人来人往，列国之人语言不同，彼此皆以雅言交流，但自家人说话，却还是用的本国语言，因此人声混杂，不一而足。

半茵在馆舍院中，东张西望。她亦是自幼习诗，不但雅言娴熟，便连各国方言也略知一二。但听得西边似是晋人语言甚多，便大着胆子，走进西院。

这些院落便是各国使节单独所居，显得清静了许多。半茵走进院中，便见一个少年倚在树下廊边，手握竹简正在阅读。

半茵走上前，轻施一礼，道：“敢问君子——”

那人抬起头来，半茵略一吃惊，但见这少年相貌俊美，眉宇间一股飞扬之气，不同凡俗，当下退后一步，道：“敢问君子如何称呼？”

那人放下竹简，还了一礼，道：“不知这位妹子，到我魏国馆舍何事。”

半茵吃惊地退后一步，道：“你认得出我？”

那少年温文一笑，拱手道：“嗯，是在下失礼了，妹子既作男装，我便当依妹子之服制而称呼。这位公子，不知到我魏国馆舍何事。”

半茵定了定心神，道：“我受人之托，来见魏国使臣。”

那少年正色拱手，这一拱手便与方才有异——方才是日常拱手之礼，如今这一拱手，便显出正式礼仪来，道：“在下是魏国使臣，名无忌。”

半茵一喜，道：“公子无忌？我正是要寻你。”这公子无忌，便是如今魏王最宠爱的公子，也正是她今天来的目标之一。

公子无忌，便是后世所称的战国四公子之一信陵君魏无忌。此时他年纪尚轻，未曾封君，便仍以公子无忌相称。见半茵寻他，诧异道：“但不知公子寻无忌所为何事？”

半茵扭头看了看，笑道：“我有一事，要与公子面谈，此事恐是不便……”

魏无忌一怔，心中暗有计较，面上却不显，只是以手让之，引半茵进了内室，但又不曾关上门，还用了一个小童在旁边侍奉着。

半茵略有不安，道：“我有一桩隐事要与公子相谈，这……”

魏无忌笑道：“无妨，此子是我心腹之人，且此处为我魏国馆舍，若是有人，我唤他看着就是。”

半茵无奈，只得依了。当下两人对坐，便说起正事。

半茵单刀直入，道：“听说公子此来，有意向我国公主求婚？”

魏无忌缓缓点头道：“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无忌确有此意。”

半茵又笑道：“宫中有三位公主，排行为七、八、九，不知公子欲求何人。”

按当时习俗，其实一嫁数媵，很可能一娶便是数名公主。要求何人，这种提法倒是奇怪。于是魏无忌问道：“不知公子如何说。”

半茵笑道：“此间避人，公子尽可恢复称呼。”

魏无忌道：“哦，便依妹子，妹子有何言，无忌洗耳恭听。”

半茵笑道：“实不相瞒，若是我朝与贵国结亲，当以嫡出八公主相嫁。我自也不必瞒公子，我便是楚国的九公主，名月。”

魏无忌又看了半茵一眼，拱手道：“原来是九公主，无忌失礼。”

半茵便轻叹一声，道：“实不相瞒，我与阿姊分属姊妹，将来必当同归君子，因此她诸事皆与我商议。闻听列国求亲，她也是女儿家心性，不免有些忧心忡忡。女子这一生，不过是求个合心意的夫婿而已，因此……”

她故意半含半露，欲等公子无忌追问，不料对方却是极沉得住气的，只是含笑看着她，却不接话。

半茵只得又道：“所以阿姊心中不安，我便自告奋勇，代她来打听诸国求亲之事。”说到这里，含羞低头道，“并非我冒昧无理，实是这几日情势逼人……”她顿了一顿，见那魏无忌还是不接话，心中暗恼之余，更觉得此人棘手，对于郑袖的计谋不免有些忐忑。只是事已至此，也不能转头就逃，只得又道：“公子可知，秦国派使臣来，亦要代秦王求娶我阿姊为继后？”

魏无忌这才有些诧异道：“秦国也派使臣来了？”

半茵见他终于有了松动的表情，才暗松了一口气，当下以郑袖所教之言，道：“正是，五国合纵，要与秦国为敌，秦国岂有不行动的道理？我听闻秦国先王后，正是公子的姑母。如今还有一位魏夫人亦是公子的姑母，如今甚得秦王宠爱，拟立为继后。若是秦楚联姻，恐怕魏夫人扶正无望。若是公子娶了楚国公主，那么魏夫人若得扶为王后，对魏国也是好处甚多。”

魏无忌已经听出她的意思，脸色微沉，道：“那九公主这么做又是为了什么呢？”

半茵道：“秦乃虎狼之邦，我阿姊娇生惯养，并不愿意嫁入秦国，我将来既要为阿姊的陪嫁之媵，自然要为阿姊和自己谋算。若论当世俊杰，谁又能比得上魏国的公子无忌呢？因此……”

魏无忌到此时，才终于问了一句：“如何？”

半茵便道：“阿姊派我来见公子，看公子是否如传说般温良如玉……”说到这里，她的声音也低了下去，似是含羞带怯，低声道，“如若当真，我阿姊拟约公子一见……”

魏无忌却没有回答，似在思索，良久才道：“这当真是八公主的意思吗？”

半茵点头道：“是……”又忙道，“我想，是否请公子与我阿姊约在三日之后，汨罗江边少司命祠一会。”

魏无忌听了这话，沉默片刻，却出乎意料地拱手为礼，道：“抱歉。”

半茵一惊道：“公子这是何意？”

魏无忌犹豫片刻，似不想回答，只道：“九公主，身为淑女，不管是您还是八公主，都不当为此事，还是请回吧。”

若换了别人，早羞得起身走了，半茵素来是个为达目的不惜颜面之人，虽然此刻羞窘已极，但思来想去自己并无差错，心中不甘，仍问了一句道：

“公子，何以如此？这般建议，于公子不是有利吗？”

魏无忌脸色已经有些涨红，显见也是强抑着怒气，终于忍不住讥讽道：“敢问九公主一句，魏夫人扶正与否，与九公主何干？秦魏两国的纠葛，岂是这么轻易可操纵的？况且婚姻是结两姓之好，楚国的嫡公主，恐怕要嫁的只能是一国之君或者是储君，无忌并非继承王位的人选，九公主怂恿在下与八公主私会，又是何用意呢？”

半茵不料自己隐秘的心事竟被他一言揭破，只觉得脸皮似被撕了下来，羞得无地自容，不禁恼羞成怒道：“小女子只是提出一个对大家都有好处的建议而已，若是无忌公子不感兴趣，自有感兴趣的人。告辞！”

半茵施一礼，向外行去，走到门边的时候，魏无忌叫住了她，道：“九公主。”

半茵惊喜地回头，道：“公子改变主意了？”

魏无忌摇头，道：“不，我只是送给公主两句话。国与国之间，变化复杂，非宫闱妇人之眼界所能猜度的；为人处世，除了算计以外，更要有忠诚和信赖。”

半茵恼羞成怒道：“但愿公子能够将此言贯彻此生，休要学那丈八的灯烛，照得见别人，照不见自己！”

半茵一肚子怒气，出了西院，不想却与一人相撞。半茵正是怒气勃发之时，不由得斥了一声道：“放肆！”

方才说完，便觉得周围皆静了下来，但见方才还是喧闹的正院，此刻人却都消失了，只余这个与自己对撞之人，以及他身后的护卫们。

半茵这才觉得有些不妙，忙退后几步，仔细看去，但见对方亦是一个身着王服的少年，只是若说方才的公子无忌如人中珠玉，此人的面相，便如人中刀剑。

但见他眼神凌厉，似要看穿你五脏六腑一般，若说公子无忌是含而不露，此人却带着一股不能容人的戾气。半茵生长于宫闱，以她的成长经历，却是有着趋吉避凶的天性，一看便觉得此人极不好处，当下把怒气先收了，只“哼”了一声，转头就要走。

那人却不肯放过，叫道：“站住，你是何人？”

便听得那人身边有人用齐语讨好地道：“太子，可需小人前去问他？”

但听那“太子”厉声道：“滚开！”

半茵心中暗惊，难道此人便是齐国太子田地不成？若说此人年纪身份，亦是半茵原来要算计下套的对象，只是万万不曾想到，此人竟是如此暴戾难当。

半茵只得转过头，故作不知，反问道：“阁下是何人？”

田地冷笑道：“我却问你，你私自来找魏国使臣，是何用意？”

半茵谅他在这各国馆舍之中，也不敢如何，当下冷笑道：“我非得回答你吗？”

田地冷冰冰地道：“你若不能回答，那我就只好把你带到我的下处问你了。”

半茵一惊，退后一步，斥道：“你敢！这里可是楚国。”

田地狞笑道：“可这里是各国使馆，就算有什么事也是各国自行解决。”说到这里便喝道，“将她带走！”

半茵见他竟如此蛮横，自知身单力薄，当下一咬牙，不管不顾，便向外狂奔。

田地也不追赶，只冷笑一声道：“拿弓箭来。”齐国随侍连忙讨好地奉上了太子所用的弓箭，但见田地张弓搭箭，一箭向半茵射去。

半茵虽听到他方才的话，万想不到他竟当真如此大胆，奔跑中忽听得背后有风声传来，心神一乱，脚下就不小心一绊，摔倒在地，也幸得这一摔，躲过了射向她的那一箭。那箭便擦着她的背，钉在了她眼前的柱子上。

半茵抬眼看那箭上的尾羽犹自微微颤动，吓得尖叫起来。却听得背后那人如恶魔般的声音传来：“我这一箭，便是取你发髻！”

半茵还未醒过神来，但觉得头顶发束一紧一拽。顿时，束发的丝带被射断。她惊恐地转身，一头长发便散了下来，女儿之态皆露。

齐国太子田地手执长弓，缓缓搭箭，再度瞄准了她。半茵瘫坐在地，浑身颤抖，恐惧地盯着箭头，连叫都叫不出声来了，田地一脸玩味地笑着道：“果然是个妇人——嗯，这第三箭，要取你何处为好呢？”

此时便是他身边那些齐国侍从也不敢说话了，俱是一脸畏惧，看着田地，想说又不敢开口。

田地执着弓箭，嘴噙冷笑，锐利闪亮的箭头对准半茵，慢慢地自她的头顶一直移到她的脚下。看着眼前的女子神情已经近乎崩溃，他这才慢慢地拉开弓箭，一寸寸地拉开，一点点地扣弦，忽然一松手，箭羽直朝半茵的额头射去，这一箭便要射透她的头颅。

电光石火之间，忽然自她的身后有人一剑劈下，将这田地射来的箭劈成对半，落在地上。

半茵惊魂未定，看着眼前这人，此时正是逆光之势，只见他全身似笼罩在一片金光之下。

那人见她竟是呆住了没有反应，眉头一皱，伸手将她扶了起来，问道：“你没事吧？”

半茵脸色苍白，浑身颤抖着，半偎着那人站起来，嘴角嚅动了两下，终于“哇”的一声哭了出来，整个人扑到了他的背后，死死抱住，道：“子歇——”

原来此人正是黄歇，他正在前厅，闻声赶来，恰好救了半茵。

田地正玩到兴头上，却见有人坏他好事，便将手中的弓箭对准了黄歇喝道：“你何人，敢来管我的事？”

黄歇手中剑未放下，将半茵拉到自己身后护住，持剑行了一礼，道：“在下是左徒屈原的弟子黄歇，奉师命前来接待各国使臣。”

这些日子他奉命接待各国使臣，亦知这齐国太子田地的为人。若言此人亦是文武双全，聪明过人，不知为何却养成了自负聪明、不能容人的脾气，竟是当面好揭人短，背后好骂人长。若是有那文才武功略胜过他的，他必不服到非要胜过对方；若是有人在他面前表现过聪明的，他必要将人打压一番；若是有人在他面前敷衍了事的，又要将人折辱一番。一来二去，便养成这般所谓“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以为皆出己之下”的桀纣脾气来。

便是在他父亲齐王辟疆跟前，他亦是“智足以拒谏，诈足以饰非”，齐王辟疆只道此子聪明有才，便纵有些不如意之处，亦是轻轻放过。如此，他除去在齐王跟前略作伪装以外，更无人能管，益发暴戾自负。

田地见黄歇阻他，便收了弓箭，皮笑肉不笑地道：“哦，原来是公子歇。失礼。”

黄歇还礼道：“不敢！”

田地一指半茵，笑道：“我观此人鬼祟，恐是细作，因此质问，谁知她转身便逃，必是有鬼，因此以箭阻之。不知子歇何意，竟是要维护于她。”他在这馆舍之中张弓杀人，虽然强横，但亦不是完全不顾后果，只是自恃身为使臣，便是当场杀人，也只消随便栽上一个奸细之名，只说是追击误杀，又能如何！

此时见黄歇阻止，当下心中恼怒，便隐隐地指责黄歇暗派奸细，潜伏列国馆舍打探消息，如今见事不遂，便出面维护。于不动声色间，便加了一个

大大的罪名给对方。

他这一指责甚是厉害，黄歇虽知他的用意，却不能不维护住芈茵，当下只得道：“此处乃楚国馆舍，太子远来是客，不敢让太子越俎代庖。此为何人，由在下带走细问便可。”

田地冷笑道：“就怕子歇带走，再无消息，回头这馆舍之中，便如市集一般，乱人往来，我等再无清静可言。此我等切身之事，岂可不容我过问？”

黄歇一滞，心中暗恼。老实说，他亦是想不出如今会有何事，竟让这楚国公主独身一人乔装到列国馆舍去私会。

正要强辩时，却听一人道：“此人与我相约，请太子勿疑。”黄歇抬眼看去，却见西院之中，魏公子无忌匆匆而出，对田地拱手笑道。

却原来方才喧闹，魏无忌亦是闻声而来，却是迟了一步，刚好见黄歇劈断田地之箭，本不欲出头，但见田地咄咄逼人，无事生非，心中虽不齿方才那少女行事，却是亦知田地为人，不忍她受田地之害，便出口代为解释。

此番五国联盟，楚为合纵长，不免叫齐国甚为不悦。田地本拟将事闹大，拉上其他三国逼迫楚国，好打一打楚国这合纵长的脸，不想魏无忌出来解释，知三晋向来齐心，若再坚持下去，岂不孤立自己？只得冷笑道：“既然是无忌公子之客，为何见了我就要跑？”

黄歇松了一口气，彬彬有礼地微笑道：“太子动不动就张弓搭箭，的确是容易吓到胆小的人。”

田地死死地看着黄歇，像是要将他刻个记号似的，冷笑道：“早听说公子歇胆色过人，有机会倒要好好请教一番。”

黄歇笑道：“好说，好说！”说着又向魏无忌一拱手，道：“多谢无忌公子，他日再向无忌公子道谢。”

魏无忌亦拱手。田地冷哼一声，转头就走。

魏无忌深深地看了芈茵一眼，亦转身回去。

黄歇转头，解下自己的斗篷，披在芈茵身上，护住她的头脸，扶着她快步出了馆舍，抬头欲寻与她同来之人。不料芈茵事前太过小心，恐人看见她如何行事，下车之时，便令车夫在僻静之处相候，此时自是无法寻见。黄歇无奈，只得扶了芈茵上了自己的马车，正欲离开，不料芈茵却是死死地抓住了他的手，缩在他的怀中，略一推开便颤抖不已。

黄歇见状，只得与她同坐上马车，芈茵一动不动地伏在他的身上，泪如

泉涌。

黄歇却不敢真的就这么将她送回宫去，只行了一段路，见有一处竹林甚是僻静，便叫车夫停下，拉着半茵进了竹林，从袖中掏出一块绢帕来欲递过去。不料一看，却是半月那日送他的，连忙缩回了手，又掏了一块递过去。

半茵接了绢帕，终于哭出声来，声音越哭越大，直至痛痛快快地哭了一场，这才含羞带怯地抬起泪眼，看着黄歇道：“多谢子歇！今日若非子歇，我必是……”说到这里，不禁哽咽。

黄歇轻叹道：“七公主，你如何会乔装改扮到列国使臣馆舍中去？”

半茵无言以对，握着帕子半天，又欲哭道：“子歇，我好害怕……”她无法作答，只好以哭泣掩饰。

黄歇无奈，只得道：“罢了，七公主既不愿意明言，我这便送公主回宫。”

半茵一急，又叫了一声道：“子歇……”

黄歇问道：“何事？”

半茵抬头看着黄歇，但见他玉面俊颜，温文尔雅，又思及方才他那一剑劈下，将自己从死亡之境救了回来，心中一动，竟是有一股异样的情愫升了上来。她揉着帕子，红着脸看着黄歇，心潮涌动。

黄歇心中已是有些不耐烦了，神情却依旧温和，道：“七公主，时候不早了，回去吧——”

半茵回过神来，见黄歇神情不耐，不知为何，竟是舍不得他离了眼前，急切之下胡乱找着理由道：“子歇——你，我——”突然间灵光一闪，便道，“我，我是来找你的！”

黄歇一怔道：“找我？”

半茵看着黄歇，心头的情愫越发肯定，有一种前所未有的感觉，让她不顾一切地想留住他的脚步，一方面是借口，另一方面却是真心地道：“是，我是来找你的。因为，因为我倾慕公子——”

黄歇想不到是这个回答，怔了一下，道：“公主慎言！”

半茵却笑了，反上前一步，直与黄歇贴得不足两寸距离，逼得黄歇不得不退后两步，她才道：“我没有胡说，自从那日一见公子，就私心倾慕，苦无机会。得知这次公子负责接待各国使臣，所以来到馆舍找公子，没想到遇上狂徒——”

黄歇退了好几步，静静地看着半茵，直看得半茵骤然轻狂的心也不禁冷